

THE
Saturday

百部書案司

禮拜六

集六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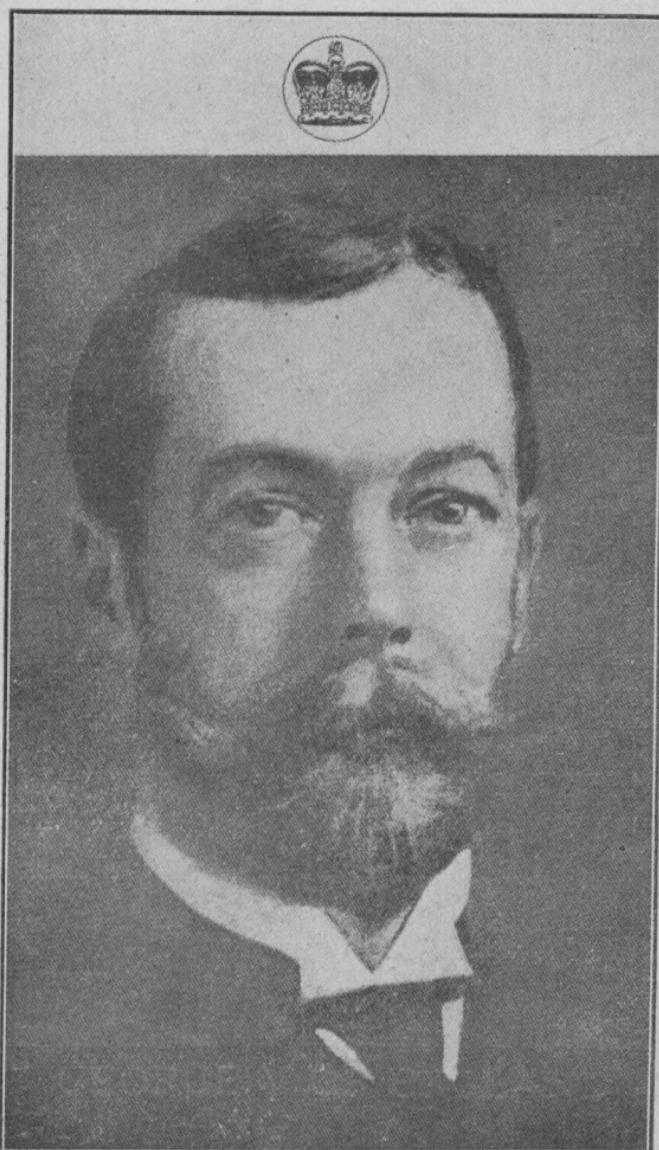
上海中

八三二

11328

印行

英皇喬治第五



GEORGE V OF ENGLAND

俄皇尼古拉司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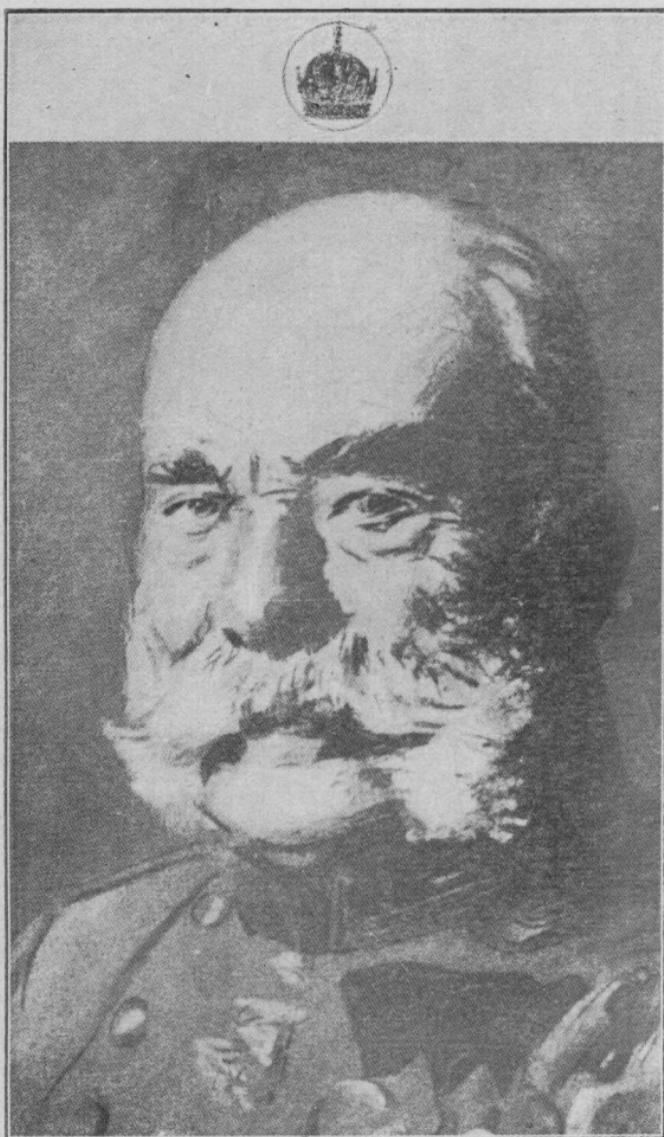
NICHOLAS II OF RUSSIA

二 第 廉 威 皇 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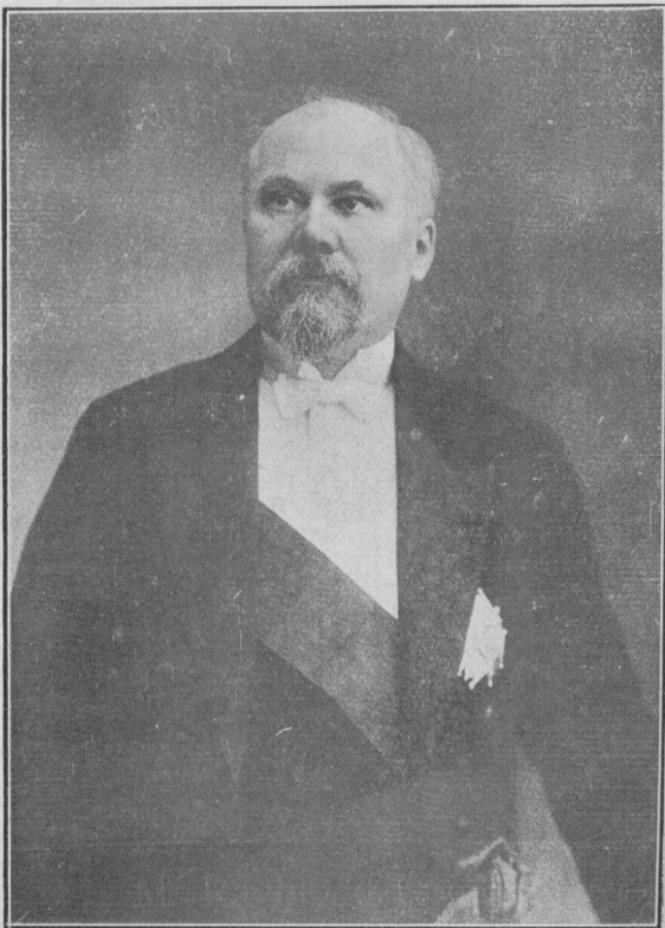
WILHELM II OF GERMANY

奥·皇·弗·朗·雪·司·第·二



FRANCIS II OF AUSTRIA

法 國 總 統 卜 統 橫 加 爾



M. Raymond Poincar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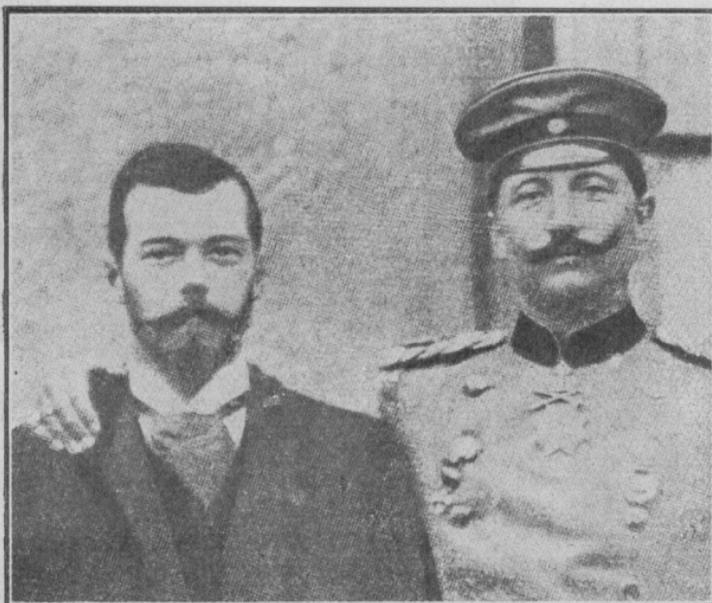
悚 丁 家 畫



德皇俄皇一八九四年合影

昔日之兄弟

今日之仇讐



STRANGERS NOW.

Time works miracles. In 1894 the Czar and the Kaiser were upon terms of brotherly affection, as this photograph shows. It was taken at the castle of Rosenu, upon the occasion of the Czar's betrothal to Princess Alix of Hesse, the Kaiser's first cousin.

歐洲戰雲中傷之心人
波蘭大音樂家柏特路斯基



柏氏之言曰（當此衆生受刦世界鼎沸之秋吾弗能歌一

Paderewski, The Polish Great Pianist.
“I can not play,” he says, “while men, women,
and children are suffering and the world is aflame.”

週刊禮拜六第六集目錄

再生緣

吾心爲無價之寶

蘆中人

亞養化淡

良心上之敵愾

婚姻鑑

噫！

五分鐘之冷暖

苦海沉珠記

中尉萬歲

郎顏妾臂

蝗蟲之利

阿鳳

一貧一富

鏡華慘劫

傷心之父

君瘦天行戒萍宜夢左白肥
蘆中人
亞養化淡
良心上之敵愾
婚姻鑑
噫！
五分鐘之冷暖
苦海沉珠記
中尉萬歲
郎顏妾臂
蝗蟲之利
阿鳳
一貧一富
鏡華慘劫
傷心之父

魚
東方之亞森羅蘋
印度美人殉葬記
百科大學校
古塔現鬼記
瘋婦痛史
愛妻與愛國
貧兒教育所
吃河豚
梓人之斧
慈母之心
噫慘哉
孝女復讐記
夢邪！夢邪！
毋忘儂

君瘦天行戒萍宜夢左白肥
蘆中人
亞養化淡
良心上之敵愾
婚姻鑑
噫！
五分鐘之冷暖
苦海沉珠記
中尉萬歲
郎顏妾臂
蝗蟲之利
阿鳳
一貧一富
鏡華慘劫
傷心之父

阿花恨半谷小瘦天
奴人廢神草鵠白
豪人廢神草鵠白
穎川女士瘦蝶戎靖
鵠西女士戎靖
靜英女士瘦蝶戎靖
谷醉月屏周

禮拜六第六集目錄

愛國棄妻記

如臯獄

風流騙案

奴史

寶石項圈

釣上魚兒

柳梢頭

爭婚趣史

芸姑血史

蘭閨雙俠

迷離月色

青春誤

青樓恨

慈愛之花

說盡心中無限事

傷心人

劍嘯

莞草

小夢

天君

憤憤

肥羶

繡鵝

小鐵

雛

小郵

秀英女士

幻影女士

息游



體拜六第六集目錄



四

哀情 血手帕

(君肥)

禮

拜

六

綺思柔情。前塵如夢。瓜廬蟋伏。老我華年。哀此多愁多病之身。日惟以茶竈藥爐爲伴。一心澄淨。幾如古井之不波矣。乃檢點巨麓深底。忽有一物觸於余之眼簾。不覺心酸而腸斷。蓋我至親愛之棠卿十五年前之血手帕也。

嗟乎。余與棠卿聚處才三閱月耳。良辰美景爲歡。幾何玉碎香消。美人黃土。徒留此一方血手帕。爲情世界之紀念品。傷哉。傷哉。自余識棠卿。以爲天壤之間。無棠卿。卽不有我。離棠卿。卽不能生我。起坐眠食之頃。無不有一棠卿懸余心目。中余視棠卿爲性命。棠卿亦視余爲性命。天可荒而情不可荒。地可老而情不可老。海可枯而情不可枯。石可爛而情不可爛。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兩人之情好有如斯者。棠卿亡後。余忽忽如在夢中。五官百骸俱失其職。因心造境。觸目生悲。天上行雲。溪邊流水。山間樹色。簾外花光。在在皆爲添愁之具。區區寸心。所可對我棠卿者。一年之間。屏翠捐紅。消除綺障。無論閒花野草。匪我思存。卽有國色。如西施南威者。亦不容攜入方寸。中分其愛力。每當夜闌人靜。枯寂無聊冥想。芳情淚落。如綆。惟出此手帕。對燈展玩。以殺其悲。無如覩物思人。愈增傷感。往往痛極而暈。至散亂其神經。由是藏之秘篋。不欲令其常接於目。積久亦遂置之。此

十數年來。橐筆天涯。浪遊人海。余腦膜中之棠卿小影。光彩漸淡。色戒之堤防。一經潰決。遂至汎濫。四溢。如洪水之滔天。日暮途遠。倒行逆施。猶南朝之金粉餐。北地之胭脂擷。三楚之精華採。兩月之禪榻厭薄。風情往事。成塵不堪回首。當年恨史。久沉淪於腦海中。無復有情波動。蓋矣。乃十五年前之故物。竟於無意中發現。傷心慘目。刺肺載肝。意者棠卿有靈。欲予著此一段事實。以餉大千。情界乎。嗟乎。棠卿軀殼雖殘。精魂不死。桃花點點。歷久如新。余撫今思昔。眼含一掬酸辛。淚拉雜書之。濡墨研愁。抽毫吐恨。猶髡風淒雨。慘吞聲飲泣時也。

墨研愁。抽毫吐恨。猶髡風淒雨。慘吞聲飲泣時也。
光緒甲午歲。余年十七。院試歸。習舉子業。顧余家鐵甕城西。甚喧囂。朋輩往來。無間斷。余心厭之。時交夏令。老屋栖於塵市中。暑氣漸蒸。煩悶不可耐。熱惱隨人。清涼無地。讀書習靜。雅非所宜也。余於是有所卜居意。

四月清和。麥天晨潤。余乘蹇出城北。緣荒山之麓而前。時則清露未晞。微風送爽。遙聞古寺鐘聲。清徹出雲表。峩峩北固。隱約於蒼烟宿霧間。行行復行。茅舍竹籬。鷄鳴犬吠。相答路轉而曲。花明柳暗。又是一村。不數武。象山風景。歷歷在目前。桑麻鋪棻。濃陰如幕。蓋已抵焦東矣。余肢體倦甚。不能。

支饑腸轆轤作響。造友人某君之舍而休焉。談次，述及僑寓避暑意。某君曰：「陳氏有廢園在空曠無人居。」子欲避塵囂，課文史，無如此中佳者。余曰：「善。」遂由某君介紹卜居於陳氏之廢園。

修竹清幽，風景如畫。朱樓一角，遙出半空。樓之陰，老樹婆娑，古簾如臂，芭蕉櫻櫚之屬，錯雜數百株。門前一道清溪，平明似鏡。園址大可十餘畝，亭台覆壓花木，扶疏危橋跨池上，勢欲倒塌。朱欄亦剝落無色，蜂巢密密，蜘蛛網層層，蓋荒廢不治久矣。然背山有書屋三間，顏曰「聽雨山房」，四面頗軒敞。余下榻其中，徜徉晨夕，不可謂非香火因緣也。

翌日，余挈小僮負書笈，一肩行李，遂赴陳氏園中安置。既畢，偕某君訪園主人。時有中年婦出見年約四十許，粧雅潔，舉止有大家風範。展詢家世，知爲京江舊族。夫飽學秀才，病歿已三載，僅遺一女。家中雇一老僕婦，任粗使役。此外一婢侍母女身旁，掃榻焚香，烹茶洗硯，姿容秀倩，語言動作均靈巧，洵可兒也。有田產足供溫飽。嗣子性粗暴，異居分爨，虛有其名，不足恃。尙時時取給於母一家之內，人口甚稀。惟母女相依度日耳。

女小名翠玉，字棠仙，與余年相若。貌溫麗，望之如神仙中人。余欲形容其美，口雖能言，誇贊不足以盡之。靈心慧性，生自天成。刺繡餘閒，恆借吟咏以自遣。著有紅豆詩草，香閨口吻，讀之多纏綿悱惻。

之詞匪惟才貌過人亦希世之情種也。

夕陽西下清風徐來棠仙着羅衫至輕便兩鬟簪茉莉晚妝明倩珊瑚其來余猝與棠仙邂逅目眩神駭亦似驚鴻翩影奪余之魂魄以去者棠仙轉落落大方不爲兒女子羞澀態晚間納涼於亭畔倚欄憑眺習以爲常賦性至雋爽相識旣久時或瑣屑道家常事娓娓不倦待余密切如親人顧舉止端莊不作一小家輕薄語天真爛漫胸中無機械自適其適若不知有男女之防自此日親日近凡關於余身之事無不細意熨貼余所欲言而不卽發者亦皆能體會入微余乃如作繭春蠶將絲自縛一日二十四小時間有一刻不見棠仙者卽一刻爲之不快而棠仙心念念在余所乃亦不時過余郎癡若雲儂柔似水余兩人盤桓朝夕遂昏墮於情網中矣。

一日棠仙來適余午餐見余食不下咽僅食少許卽棄去棠仙曰君何自苦乃爾余曰小僮不善任烹調每飯殊艱苦然僮年幼余何能責備渠棠仙曰君言良是第循是不變身體恐受傷君日來較前消瘦殆卽因此儂病爲君憂余聞其語至親切腸胃酸楚情淚幾欲奪眶而出因竭力忍耐欲以他語亂之棠仙沉思半晌面余曰君如不嫌簡襪者請餐於予家盤餐市遠無兼味不足款尊客然君非外人當曲從雖無美饌味較調和也余方欲辭謝適棠仙之母夫人經過書室外棠仙曰吾母